从政，情商须高于智商。

用洞察力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彩局（1）
- 彩局（2）
- 彩局（3）
- 彩局（4）
- 彩局（5）
- 彩局（6）
- 发票门事件（1）
- 发票门事件（2）
- 发票门事件（3）
- 发票门事件（4）
- 陶局伸出橄榄枝（1）
- 陶局伸出橄榄枝（2）
- 陶局伸出橄榄枝（3）
- 悬念迭出（1）
- 悬念迭出（2）
- 悬念迭出（3）
- 悬念迭出（4）
- 悬念迭出（5）
- 悬念迭出（6）
- 悬念迭出（7）
- 清醒再清醒点（1）
- 清醒再清醒点（2）
- 清醒再清醒点（3）
- 清醒再清醒点（4）
- 清醒再清醒点（5）
- 清醒再清醒点（6）
- 清醒再清醒点（7）
- 清醒再清醒点（8）
- 清醒再清醒点（9）
- 清醒再清醒点（10）

- 清醒再清醒点（11）
- 清醒再清醒点（12）

彩局（1）

1996年，我大学毕业了。

毕业之后，分配在离家百里之外的雁南市教育局，开始了一种“人民公仆”的新生活。由于工作勤奋，尊重领导，很快就获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感。工作五年，就从一个办事员爬到雁南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的位置。

这时，我的迁升碰上了一次机遇。当时，我们局正好调走了一位副局长，这个空缺，从各方面来说，我都够条件。一、我毕业于北师大，算名校。二、我当时已成雁南教育界一枝笔，算名人。三、历年的立功证书、获奖证书摞起来有半个人高，算名誉。四、上上下下对我的反映都好，算名声。

无论是我自己及局里同志们的猜测，这个副局长对于我来说，应该顺理成章。但时任局长却对我说：年轻人，好好干，再加把劲，以后有希望。

我简直惊呆了。官场上有句话叫“一步晚点，步步晚点”。一夜之间我突然明白：局长那么表扬我，差不多年年评我做立功人员，只不过是用线吊着一块饼，他提在手里，时不时放下高度，让我踮起脚去咬，嘴刚凑上去，他把线提一下，我只好积蓄力量再来咬，但真的可以咬一口的时候到了，他给了别人。

我怨恨他已经没用了。不久，他就调走了。

局里调来一个新局长，叫陶迈。我仍然当办公室主任。如此相安无事过了一年，我想给新局长留下一个好印象，工作格外勤奋。不出意外的话，在他的任期内，我相信不说副局长，这个副处是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一切从那次研究人事会议开始，事情就埋下了祸根。

日子不知不觉就接近年底了。年底是个关卡，发点钱动点人，都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进行。所以，局里到了这时，会就特别多。

这是一次研究下属单位人事问题的会议，一般来说，我列席参加。会议开得比较成功，陶局授意分管人事的万副局长提出的人选，基本通过了。当会议按照正常议程快接近尾声时，鲁局发话了，他说：既然是研究人事，就人事问题我还有一个意见要提出来，请苏主任回避一下。

我为什么要回避，难道是一个非常秘密而敏感的人事变动？是我有希望了吗？我望了望陶局，毕竟陶局是一把手，这也是我应有的程序。陶局愣了一下，挥了挥手，说：好吧。

我莫明其妙，离开了会议室。

这个绝密的会议到底议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直到一个月后，我才感觉鲁局与陶局已经闹到快公开了。事情的起因也通过各种渠道漏到我耳朵里来了。

大抵是这样。

彩局（2）

鲁局在我离开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下面的同志动得很快，但局里几乎是一潭死水，像苏新这样的同志，应该给他解决了。解决什么呢？不是进党组就是应该向组织推荐到一中当副校长。他比起现在推荐的这几个副校长候选人来，哪一点差呢？人品，学识，能力，水平。如果长期让局里的同志一潭死水，积极性从何发挥？公平性从何体现？

他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其他几个局长也就有意见了，各有各的亲信，接着其他人也提出几个人选。这些人摆在桌面上来，谁能说他几个差处？就是陶局长你也不能成为孤家寡人。这就让陶局为难了。鲁局后发制人，等于把前面的都否认了。

没有什么高明的政治家不依靠人，特别是周围的人。而鲁局的杀手锏，就是让陶局处于艰难的选择，处于尴尬的棋局之中。而这种做法，即算所提的人选没有得到通过，他也赢得了人心，纠集了力量。许多有能力的从政者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就是因为他知道，否决一个决议，他会得到更多。

会议陷入沉默。

但是，鲁局显然低估了陶局的智商。陶局说：鲁丰同志的意见不无道理，无论是苏新还是其他领导推荐的同志，都是非常优秀的，特别是苏新，这个同志党性强，讲原则，可以说德才兼备，人才难得。但这次人事变动，我已先向分管市长汇报了（这就是杀手锏，关键时刻他亮出来了），所以，既然大家刚才同意了，就不再变动。下一次，我们应该考虑这些同志的问题，同时，我也会向组织积极推荐。

当我明白了这次会议的内容以后，你说，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感谢鲁局！

错了！证明你不是在机关混的时间太短就是悟性太差。鲁局把一批人拿出来，实际上就是破坏陶局的群众基础，这是一条反间计。因

为年底的测评工作马上要开始了，这种测评是无记名投票。如果陶局在测评时优秀票少得可怜，那组织上就不得不考虑你这个人是不是要动一动了，鲁局的注，就下在这个上。但人在政坛谁会坐以待毙？既然你鲁丰出手，我陶迈就要反击。陶迈最大的优势就是掌握了在领导面前的发言权。到市领导那儿，陶迈是去汇报工作，什么时候找领导都行，你鲁丰，一般来说，领导不主动找你，你不能去汇报，你最多是说去反映情况。汇报工作是组织行为，反映情况就多少带点非组织特色。领导都是很敏感的，一般不会听非组织特色的反映，最后还是要找一把手来询问你反映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必须立即找到陶局，向他汇报，我与鲁局没有任何同谋，是他为了自己的目的拿我出来说事。

彩局（3）

果然不出所料，在我赶到陶局家里之前，陶局早跑到领导那儿汇报了。这段对话我不得而知，但按照通常的法则，提供一个范本（所有这种对话，基本上是这种范本）。

平时看起来还算慈善的陶局脸色沉重而激愤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用无比激愤的语气肯定，这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非组织活动，是少数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向党组织发起的一次猖狂进攻，是根本没有把分管市长的意见放在眼里的一种表现。最后这句话就决定了事情的性质，也是最具挑拨作用，最富有官场杀伤力，最击中要害的一句。因为，在此之前，陶局把人事方案已向分管领导汇报过。

领导的态度非常鲜明，要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分开，挑起矛盾的人，组织不会迁就，对只是受了蒙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陶局说：受蒙蔽的人也要分两种，一种是没有头脑，还有一种是有头脑。领导也只笑了笑，说：还是讲大局，讲团结。陶局说：对，也要讲原则。看来陶局在这个时候，对鲁丰及鲁丰之流已恨之入骨。

我赶到陶局家里，见到了春风满面，和蔼可亲的他。坐下之后，他那亲切的笑容，让我温暖如见到雪后的太阳。我理解了什么叫大度，什么叫和蔼。当然，我们不能谈及敏感问题，我只能暗示自从到教育局以来，特别是陶局来了之后，我一直只知道埋头拉车，也不太打牌，更不喜欢串门，所以来陶局家里不多，到别人家里就更谈不上。我一直感激局长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表明我是一个没有任何野心的，可以让党放心的，只图平安过日子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又绝对勤快的，非常好使唤的，一个党性很强的……有N多可以让他放心的好干部。

陶局自始至终微笑着，甚至几个非重要的电话也被他按掉了。他以一种无比亲切的笑容，让你敞开心扉，尽情叙述。甚至局长夫人也时不时从另一间房子里走出来，为我添茶水。他那第二胎不足十岁的

女孩小菲从学校晚自习回来，一进门就使用了中国难见的日本礼节，弯腰鞠躬喊：苏叔叔好。如果这一切用外交辞令来表达，就是苏新同志受到了到访地区极其热烈的欢迎。当然，陶局在会见我时，更是时不时地叫我吃水果。在他热情的呼唤下，我拿起一个苹果，心里感到羞愧，因为我送的苹果比我手里抓住的个头要小得多，圆周差远了，色泽度也远不如手里的红润。在我的手打了一个冷颤的同时，陶局说话了。

他首先充满深情地回顾他到教育局五年来与同志们建立的深厚感情，特别是我苏新同志，应该说是七分配合。当然，完全配合是不可能的，毕竟人都具有独立性。他非常高度地肯定了我说的事实，评价了我在工作中所做的成绩。最后，他对我的人品用了这么一段话作了总结：你是一个实在的人，一个有党性的人，一个对工作兢兢业业的人，一个没有功利心的人，一个具有发展前途的人。教育局的事业，以前有你的功劳，今后也要靠你的奋斗。你根本就不必有什么思想包袱。有包袱你就错了。鲁局长向组织建议，是非常好的，非常中肯的，非常及时的，是一种忠于组织的体现。这样的领导非常难得，与之共事是值得十分珍惜的机会，是人生中看起来偶然，却又十分幸福的缘分。

当然，在陶局表扬鲁丰的时候，我尴尬极了。点头也不好，不点头也不好。权衡得失之后，脸部表现出一种僵笑。笑是因为是陶局在讲话，僵是因为陶局说的对象不同。

我们举行了为期一个半小时的亲切交谈，双方在和谐而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见，同时也明确了今后共同工作的方向。

妻子陈晓霞一无所知，她正忙着装修房子。我历来就报喜不报忧，不为别的，只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经不起风雨飘摇，本来动人而快乐的事情就少得可怜，还把这样一些不愉快的消息告诉她，让残酷的现实去推残她花朵一般的心灵，我于心何忍?

彩局（4）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陈晓霞早就上了床，见我回来，问：哪去了?

我说：到陶局家坐坐。

她说：终于开窍了？带了东西吗?

我说：没有经过你同意，把两瓶五粮液送了。

她坐起来，说：来，来一个。我知道她叫我把脸送过去，她给了我一个热吻的奖赏。我脸上笑着，心里难受。热吻过后，我觉得湿漉漉的，原来是泪水凝固在那儿，冰凉冰凉。

她马上问起了陶局和我说了些什么，这等于在我心口上撒盐。但有一种人，比如我，就是撒盐还得笑，而且要笑得好像来自心底。我自然叙述了这次会见所受到的礼遇。陈晓霞说：我说过，好事总是连在一起的。

我说对。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

她搂着我，做梦一般的说起了新房子装修后，居室将会呈现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品味与格调，显示着主人与众不同的审美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羡慕，赞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她推了推我，说：什么，睡了？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情趣。

是的，我有情趣吗?

许多喜欢我的女人都说那个苏新人倒是长得潇潇洒洒，就是没有情趣。

是，我没有情趣，我敢有情趣?

事情的发展正如我所料，不久，鲁局就调走了。调到财政局当工会主席。财政局是个好单位，工会主席也是个轻松的好职位。但好上加好并不等于好。机关人对其他什么也许不太清楚，但对位置好不好，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仍然当办公室主任。但我感觉这个办公室主任越来越难当。以前我做了主的事基本算指示，现在连司机也不听我安排了。以前我签个单，陶局看也不看，现在他轻轻地说，机关开支要打紧啊。然后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才签上几个字，绝不至于像平时那样龙飞凤舞。

好像有种什么潜在的病毒在曼延。一些干部变得跟我有点别扭。单位的同志如此，连外单位的同志来了，也分得清楚，有几个平时还算投机的革命朋友，当然是我照顾了他们生意的，或者帮过忙的，这时候过来了，虽然也亲切握手，但好像集体一致地生了病，气若游丝，握得只剩下仪式了。

年底，一个更大的礼物沉重得让我提不起。全体同志无记名投票民主测评，我荣获基本及格。也就是如果我自己不投自己一票的话，我就是不及格。

彩局（5）

人生，到了抉择的时候了。

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卷入了机关人事风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成功，一种失败。不允许你走第三条路。你苏新同志平时加班加点，你勤勤恳恳，逆来顺受。这不错，但这只是表象。谁弄得清楚你有没有包藏祸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评价是公正的。你的表现谁不知道？没有人给你罗列罢了，一罗列，你会完全不够一个办公室主任的格，连个普通干部都不如。一个只看到自己优点的人，是什么人？是狂妄自大，是看不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恋狂。一旦这种人占据了领导岗位，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独断专行，鱼肉百姓。当然，以上革命道理不是我说的，是陶局说的。陶局也没有点名，他作为领导说的是一种普遍现象，谁都可以套得上。但群众的理解水平，特别是在中国机关混的同志的理解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任何一个聪明国家。犹太人？犹太人算老几，只会搞科学做生意，让他到中国来，你看他能弄个什么玩意出来？不说搞科学，就是办个小店我看也不行，至少办几十个证这道手续就非得聘个经纪人不可。

但我能选择什么？反抗吗？反抗谁？谁也没对你怎么样，一切都是无形的。你拳头打在棉花上，空费你的力气。再说，我在机关混了这么久，也深知反抗的结局。不为自己想，也得为陈晓霞这个嫁错了男人的美女想一想啊。人家跟着你，已经委屈了，难道你还要她在并不幸福的生活中添加苦难？还有女儿，她还小，正是虚荣心成长期，人人都有一个好爸爸，难道你要让她在同学中受奚落吗？伟大时代让她温饱无忧，难道你忍心让她在担惊受羞中度过人生最无忧无虑的岁月吗？孩子在青少年时代受到挫折，影响的是她一生啊。

多少个夜晚，我坐在阳台上，痴痴地仰望满天星斗，任指间腾升的青烟将满腔痛苦连绵地抽出，飘向灿烂星空……

在许许多多这样的夜晚之后，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忍。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更有坚忍不拔之志。例子我就不举了，太多太多，你比我还清楚。他陶迈也不能在教育局搞一辈子，他五十多了，搞了这么久，不是换个单位搞一届就是提前退位。就算你还能蹲五年，咱们拼时间，看谁笑到最后！

方针既定，我就放下包袱，风雨无阻，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一如既往当起我的办公室主任来。

我能胜吗？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如此，比如买彩票，你坚守全大56789，或者死抱着全小01234这两组数字，你会中奖，如果你天天变来变去，你将顾此失彼，杀什么出什么，守什么丧失什么。

现实在别人手里，我只能如此。

环境对我越来越不利。陶局已把我划入另册。有一天，我和朋友多喝了酒，第二天9点多才清醒过来。赶到办公室时，副主任老唐问我：多喝了一点吧？

我说：对，不是多了一点，是多了许多点。

他说：以后就少喝点。

我说：平时不喝，朋友聚会，因为高兴才多喝了。

他摇摇头，说：局长说要按时上班，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我一下就清醒了。别人不按时上班，没有见他陶局说半个字，我迟到一次，他就查岗了。我无话可说，我并没有犯错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侵害尊敬的陶局长。伟大的您，怎么就为那个子虚乌有的事情耿耿于怀，这样和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人物计较呢？你难道不知道我苏新仅仅只要你喂点食，甚至不喂也没关系，我自己找食就可以，只要您在我的皮毛上摸一摸就行了啊，我就会是一条围着你转的狗。

彩局（6）

我不是野狗。我知道您是我的主人。我不会咬您。想都没这样想过，我还不断地朝您摆尾乞怜。但您，为什么这样不宽容?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政治从来不是一门宽容的艺术。进入这个圈子，你就必须有足够的承受力。有心脏病的别来。

果然如此。

在另一次周末会上，陶局脸色严肃，用十分痛心疾首的口气问大家：机关是什么?

没有人回答。因为没有标准答案。答案全在主持者心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果然，他就下了陶氏定义：机关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以任意来去的集市。我们在座的叫什么？是人民的公仆。什么叫公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来怎么样？有些同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到下班时候，就溜得比兔子还快。这说明什么？说明没有责任心。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个好党员吗？不是。谁要评他做好党员，我不同意。是一个好人吗？也不是。不说在一个单位，是一个诡诡谲谲的人，在一个家庭，也不是一个好人。至少不是一个好父亲，不是一个好儿子。从明天起，苏主任，你帮我严格考勤。同时请同志们监督两个人。一个叫陶迈，一个叫苏新。为什么？一个是制度的制订者，一个是制度的执行者。要犯错误，这两个人最容易犯。

大凡在中国机关里工作过的同志，要是还不明白陶局长的意思，那就找个石头自己磕几下，免得以后碰得头破血流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碰的。

我还能怎么样？只好买了口闹钟，7点钟就把自己闹醒。下午下了班，明明没卵事，我非得一个人在办公室枯坐半个小时才走。陶局发

动全局同志监督两个人。第一个人，谁敢监督他？你不怕丢饭碗啊？第二个人，谁不监督他，你想成为他的同情者啊，你的饭碗不怕丢？

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我觉得暂时谁也无法帮上我的忙。一个公务员，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政治前途，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没有政治前途，你就是悲哀的N次方，约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在渺无希望的日子里，我爱上了彩票。

毕竟，它还在隐约中给我带来一点幻想，比如在原始森林里迷了路，沿着小溪走，也许能走出森林，因为河流总是流向大海，尽管不一定能走出，但毕竟是个方向。

许多读者朋友并不买彩，我不得不花点点时间，向你介绍排列三这种小盘玩法。排列三是0～9这十个数字中，任意三个组成。如果你把这三个数字猜准了的话，位置不对，叫组选，每2元博取160元。位置对了的话，叫直选，每2元博取1000元。倍投没有限制。

游戏规则就如此简单。

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我差不多通读了有关排列三的所有著作。其实也没有什么系统的论述，都是些零散的经验。但我至少知道了什么和值，跨度，杀码，取胆，组三，组六之类的东西。

啼笑皆非的是，我这个机关干部，从此走上了一条彩票研究之路。

发票门事件（1）

一天，我坐在办公室，一个女同志推门进来，问：你是苏主任吧？我坐在那儿没动，斜着眼睛问：对，有事？

她也不说有事，像魔术师一样，在一个精致的女式小挎包里掏啊掏，优雅而敏捷地掏出一大把发票来。我暗暗吃了一惊，就算一张发票一百块，也怕有好几千。但她还在不断地掏。我的神经快接近崩溃的边缘了，魔术师的手终于停了下来。等我接过那一堆发票，她又惊叫一声，说：哟，还有三张。

掏完她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开始欣赏我办公室的墙壁了。墙上挂了点字画和挂历。我不是呆子，哪个来报发票的不发烟给我？不小心地赔笑脸？不称赞我比克林顿先生还英俊？她没有。凭多年的经验初步断定，她肯定不是个一般人物。所以，我试探性地问：喝水吗？

她靠在椅背上，说：来一杯也行。

我说：办公室都是粗茶，龙井茶的没有，喝不喝？

她说：你们局长太节约了吧，下次得给他提意见。

我双手端过茶，她一只手接了。我说：意见就别提了，办公室不是接待贵客的地方，不过，你来了就是例外。

她说：你苏主任才是贵客。我们饭店开张一个多月了，还没看见你伸进一个脚趾。

我说：是吗？下次一定光临。

我开始审发票。但我又吃了一惊，这些发票都不符合局里规定。首先，除了局长们请客外，科长们吃饭喝酒先得跟我报告，不报告事后要口头补上。第二，所有吃喝，得我先签字，他们才能签字。这些发票却不同，一是我都不知道，二是他们各科科长都签好了，就等我画个押。再看内容，有如下特点：一、来自同一个酒家－－海洋大酒店。二、集中在上个月消费。三、密集度相当高，金额比较大。四、单价不怕吓死你，别人王八每斤280元，他的要每斤420元。

请问诸位，我有审的必要吗?

我混了这么久，出门观天色，进屋观眼色，会不知道来者不善吗?

好，统统的，一律的，关我卵事的大笔一挥：请陶局长审定。不过，我眼尖，还是发现有几张不是我们局里，而是市一中、市电大等单位吃掉的，就抽出来退给她了。

来人见我办事效率高，忙说：主任，下次来吧，除了吃饭，洗澡按摩一条龙，我保证叫个最漂亮最性感的妹子给你服务。

我的天，这是什么素质，竟然赤裸裸的说出这等话来。你自己也是个女人，难道女人漂亮性感就是拿来服务的吗？我说：洗澡我会。要打工的，下次叫我一声。

她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一笑，说：苏主任真幽默，原来这么合群啊。

我操！我什么时候不合群？这个罪名谁加给我的？还不是那群天天泡在“海洋”里的同志们领导们赏赐的吗?

不用猜，这个非著名酒家，对雁南教育局或者教育系统有这么强烈的吸引力，它一定有一块磁铁在里面。这块磁铁不是一般的磁铁，如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凡是为人类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人物，其名字都可用来命名行星－－那么，这个酒店也应该将该磁铁命名为：陶迈号。

发票门事件（2）

我不禁摇摇头，长叹一声。自从“政变门”事件之后，陶迈同志清除对手，打压异己，提拔同类，重用死党，经营一年多来，已众心收服，大权在手，江山固若金汤。原则在他手里更是一把花剑，舞到让人眼花缭乱，想刺中谁，不用真刺，剑锋直逼你的喉结处，你就有苦难言，有冤难伸。

他年届五十又二，此时不致力经济建设，更待何时？何况内外清爽，令行禁止，众人归服，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和平与互相帮助。

但我也明白，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最可悲。

一种是万念俱灭。一种是踌躇满志。

苏新同志，你就等着看吧，看他可以猖狂到何时。

我突然觉得有了一种冲动。

现在的陶局，他已经不需要你继续努力工作了，也不需要你空洞的赞许了。他需要的是你泡到“海洋”去。如果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立一个广泛的吃喝统一战线，朝着一个目标－－海洋，海洋，我们心中的太阳，海洋，海洋，我们进军的地方，估计你从酒桌上倒下去，会从另一个地方站起来。　你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他姓陶的可以这样对待工作，我姓苏的何必替他卖力气呢？经过痛苦的思索，艰难的抉择，我决定改变策略。

一、上班就来下班就走。有事就做，没事就坐。二、凡是海洋送来的发票，一律不看，提笔就签上“请陶局长审定”几个字，注意，我没有写“属实”。三、我也隔三差五去吃喝一次。

还管用，陶局也没说我吃喝错了。有两次，陈晓霞家里来了老乡，我也带他们去吃喝了一顿。吃完我叫服务员给每人发一包高档烟，然后嘴一抹，签上大名就走。她亲戚说：你不数钱就走？我说：

公家数。他说：太好了，你们公家太热情了，吃了还有打发，你这主任当得太有面子了。

那老板娘也跟我熟了，她是陶局长的表妹。我说：大姐，免得你跑路，发票全归我，我给你报了，把钱送过来。她说：太谢谢苏主任了。你怎么就这样好呢?

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好呢?

我把所有的发票一张张地复印好。那个复印店小妹子玩笑说：大哥，要打官司吗？我说：不是，我老婆管得严，都是拿回去报账的。她说：真会开玩笑。

我在书房里累计了一下：一个月总消费78500多元，其中最多的一天14239元。我不是什么阴谋家，我弄点参考数据。如果姓陶的有事没事找我的碴儿，对不起，我也会向他提点建议：我个人确实存在问题，但局里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费用开支过大，仅在海洋大酒家一天的消费就达一万四千多元，而那天既无上级领导来检查，也没有召开全系统性的大会。

我要让他明白，别老拿软柿子来捏。

有一天，迎面碰到他，我笑了一下，没有喊陶局长早上好。第二天，他要我交的一个稿子，我说没写好。第三天，他催，我说还没写好。

发票门事件（3）

周末开会，他就发威了，拍着桌子批评：最近风气不正。有些人拿着国家的工资，却出工不出力。是什么行为？是渎职。还有个别人，领导布置他写文章，越写越退步。应该说，文章是越写越熟，越写笔头越硬扎。为什么退步？这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潮抬头，极端的个人利益作怪，认为自己才高八斗，认为组织亏待了他。其实，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这种人……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说：陶局长，你别这种人那种人，是谁你就直接点名。

他愣了一下，全场都愣了一下，很快，他恢复了镇静，厉声说：我没有点名，你自告奋勇跳出来，那说的就是你！

我说：可以，我会后跟你解释。

他说：用不着解释，继续开会……

我和他的第一次交锋就这样开始了。

下午5点，我来到他办公室。他不叫我坐，我就直接坐到了他的对面。我说：局长，你批评我文章写不好，我接受，因为我水平只有这么高；但个人主义，利益主义没有抬过头，享乐主义更没沾过边。这里有一大堆发票复印件，请你在下次大会上专门讲一讲享乐主义，讲一讲勤俭节约，讲一讲一心为公。

我把那一堆发票推到他面前。他扫了一眼，身子颤了颤。

特别请你讲一讲4月12日这一天，高达一万四千多元从何而来。当然，你愿意讲，我欢迎，不愿意讲，我留着。我一把把发票复印件收进自己袋子里。

他的脸气得成猪肝色了，双眼充血，好像要吃了我。

我也目光如炬，既然你要鱼死，我也只好舍身破网。

还是他伟大，冷笑一声后，愤怒化为长叹，说：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我说：是啊，我也想不到啊想不到。卖骡子力气，落个天天挨骂的下场。

他说：你才高八斗，聪明过人，不会久居人下，我佩服，佩服。

我第一次昂首挺胸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不想告他。他可以指令财务室迅速置换发票，抹掉一切痕迹，检查起来能自圆其说。这点政治头脑我还是有的。我只是让他明白，你不要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我是吃国家的公粮，不是你陶某的家丁。

第二天，我准备踩他的红线，一上午都不去办公室，看他怎么样。下午我到办公室，问副主任老唐，上午有哪些事要我处理。他说：有三项工作都比较重要，不知你哪里去了，又联系不上，因为比较急，就直接送陶局长了。我说：陶局长作了批示没有？他说：签发给各科室了，有个材料叫政工科的小李去起草了。我说：我昨天跟陶局长解释了，最近犯了点心血管方面的病，身体不行。

老唐问了病情，我编排了一顿，即既非大病也非小病，关键是需要休养。

他点点头，说：具体工作我就多做点。又感叹说：累出来的啊，苏主任，你真该好好调节调节身体了。你不像我，你还年轻。

如果是别人这样说，我还怀疑是句假话。老唐我不怀疑。他比我大十岁，却是一个副主任，但我们工作这么久，没有过矛盾。他平时待我总是天天一个样，看起来平平淡淡，其实我总觉得暖乎乎的。

发票门事件（4）

温暖，有时候就在平淡的背面。平淡是一种处世方法，温暖却是一种人格取向。我相信许多平淡后面燃烧着温暖，教育局也不是全黑了天。鲁迅说：我将不惮于前行。我也作好准备，不怕陶某下毒手。

此后日子，一切处在平淡之中，大致如下：

我工作轻松了。虽然是主任，但我不管事。政工科的小李调到办公室，荣任新的第一笔。老唐以副主任之职，管办公室全盘工作。我可以迟到，也可以早退。因为我把一个“病情诊断”送到了陶局的案头，他在上面大笔一挥，批示：身体为主，工作为辅，情况属实，应予照顾。

以上工作格局，马上就让全局同志领会了。同志们见了我，谈不上热情不热情，主要是应付。点头笑笑就算打过招呼，集体活动也不叫我参加，共同话题也不和我讨论。一句话：你算基本退休了的人，连局长退了也没人管，何况你还是个主任?

甚至有人还假戏真演，到处散布苏新身体不行，连外单位的同志也知道了。有一次，我接了雁南著名中医何益民先生的电话。他是我向来崇拜的一个人。他说：小苏啊，身体不好我给你看看，吃点中药嘛。我只好硬着头皮说这里痛那里不舒服。何医生开了几剂中药方子给我。我走到家门口那个垃圾箱，就丢了进去。

我有什么病，打得老虎死！

曾经素有雁南教育系统一枝笔美称的苏新同志，因为身体原因处于休整阶段。不过，他以前并非一颗政治明星，现在也不是，所以，在全市范围内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他只不过是渐渐退出熟人朋友同事的视野，公众并不关心他。

他不再成为教育局的矛盾焦点，他自告奋勇地引退，也成了教育局反抗陶局运动中的失败者标本。一个鲁丰滚蛋了，一个苏新装病了。谁敢再跳出来，你就试试。教育局成了一统天下，成了陶迈同志

的自留地和后花园，他就是搂着个小妞坐在自己的腿上唱“爱你爱到骨头里”，旁边肯定有人给他打扇，有人给他擦汗。

当然，我呢？除了教育局的同志把我忽略了外，社会也在忽略我。那些曾经有求于我的饭店老板，求我做过纪念品生意的店主，要我帮忙转过学的家长，等等，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人，但也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认为我苏新没什么价值了，见了我没那么热情了，甚至有些人，明明对面相迎，却装着没看见。

但还是有几个表现好的。一个是汪志明，汪志明是我的同学，他开着一家大酒店。汪同志汪总虽然忙得很，但有时叫上我吃顿饭。他恪守不谈政治的原则，只谈饮食文化黄段子牌桌文化，仿佛我的一切他一概不知。另一个是市中医院何医生，何医生见他精神有些不振，说练点太极吧，对身体有百益无一害。再一个就是老唐。老唐亲戚从西藏回来，带了几枝雪莲，送了一枝给我。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局里的，业务科老莫，老莫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在局里之外的地方见面，喜欢打趣：苏君贵体大恙乎小恙乎？我说：中恙中恙。他笑道：祝慢慢无恙。

陶局伸出橄榄枝（1）

自从我“身体有病”之后，工作是轻松了。但好事也轮到我没份。近两年来，我没有离开雁南一步了。我尊敬的陶局长在游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之后，又新马泰，又西欧北美，十分辛苦地考察各国教育。而附近三省五市，他借口我“身体不好，需要休养”，让其他同志辛苦去了。

坐卧铺，乘飞机，徜徉于山水名胜，回来拎着大包小包纪念品，连老婆也可以同行，的费也可以报销，陶局啊，这样的苦，我愿意吃。您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哪怕是去万里之遥，时不时有流弹需要躲避的伊拉克，我也吃得消啊。

但，当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准备在雁南打一场持久战时，办公室通知我去出差。我赶到办公室，副主任老唐对我笑笑，递过一张通知，端上一杯茶。通知的内容是参加中南五省市思想政治教育学会第八届理论研讨会，会议在湖南张家界举行，为期三天。

在通知上方，写着这样一段批语：建议苏新同志与会。该同志身体欠佳，可借此机会休整，会议三天，准假六天，请财务室安排经费。请吴雄万永两同志一阅。

下面吴雄、万永两位副局长各画了一个圈。

让我莫明其妙的是陶大局长，他为什么向我抛橄榄枝呢?

拉拢，这是肯定的。为什么要拉拢?

我大义凛然不去，自己没得什么好处，反而让陶局觉得我不卖面子。何况游山玩水何乐不为？我来到财务室，出纳肖玲对我笑嘻嘻的。可见这一革命指示别人早就知道了。我说：借五千。她说：借一万吧。我吃了一惊，说：多了吧。她玩笑道：你这么英俊潇洒，在风景区万一碰上个红颜知己，到时要用钱怎么办?

陶局啊陶局，你真是我们教育局的红太阳，你不照射我，我萎靡不振，你一照射，连周围的小草都向我招手了。

但是，亲爱的，晚了，一个自信的苏新正在崛起，他深刻地认识到：人身依附是没有出路的。

从张家界开完会回到家里，陈晓霞上班还没回来，我见桌子上有张报纸，上面有一栏标题——我市副处级干部人选公示。忙拿起来一看。消息很短：经组织考察，民主推荐，群众测评，下列同志被列入处副级人选。现予公示。在机关工作的人，对人事变动是很敏感的。尽管我表面上处于休整，内心其实比别人更关注。便一个一个的看下去。哪些人我认识，哪些人不认识。读到熟悉的名字，心里有些酸酸的。突然，我的目光在那一串长长的名单中，被两个字粘住了——郭萍。心里格登了一下，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你倒过来想，一切就都有可能。男人本来就是男人，不可能是女人，上帝就这样安排好了的，但给你动个手术——怎么样？你比女人还女人，泰国不是有人妖吗？很多漂亮女人都自愧不如呢。手术，对，手术。我忽然觉得简直被陶某象耍猴一样地玩弄了。血就涌到了脑门。思想政治学术研讨，对，应该是郭萍去才对。她是政工科长。好，她不去也行。为什么叫我去？问题就在民主测评几个字上。我操，姓陶的你想提谁就提谁，这点我没意见。但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难道我苏某在家，就一定会说郭某的坏话？他一招还有个用意就是，挑拨离间。我跟这位郭女士谈不上好差。她走她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被陶一间离，她在过阳关道的时候，就恨不得我在独木桥上最好脚底一滑。

陶局伸出橄榄枝（2）

回单位上班时，我装做不知道这一回事，仍然叫她郭科长。事实上她现在也是科长。但她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句。旁边来了一位，立即叫郭局好，她的脸就绽如四月木棉，灿烂红艳，嗔骂道：乱喊。那位走过来，以诚恳的样子对她说：以后请你多关心。忽儿看见我了一样，也把我搭了进去，说：包括苏主任，我们都靠你关心。我只好突然省悟过来一样，问：郭科升官了？旁边那位说：今后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了。郭萍说：乱说乱说。我不喜欢乱说啊。形态就俨然首长了。弄得拍马的也没趣。到了办公室。老唐简单问了我几句，然后说：听说了吗？我说：刚知道。他说：你想回去休息就休息吧。呆在这儿也没好呆的。我说：拿工资就呆在这儿，不拿工资就走。怕谁吃了我？老唐说：我多做一点。你还年轻啊。他是第二次说年轻了。我有些感激他，却无从说起。我想，如果我今后真的掌握了什么彩票秘诀，一个教会的就是老唐。喝了茶，就到财务室报帐，肖玲象不知道我出差了一样，问：苏主任有事吗？我说：出差的帐报一下。她说：正好正好，经费很紧，你应该不会用很多钱吧。还可回笼点资金，郭科长那里空调坏了，要个新的。我说：要多少钱呢？就只有一点路费。她说：我玩笑要你多带一点，你就真的想有艳遇啊。我气得真想上去啪啪就给她两耳光，但一想，她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努力地在主子的大旗后面跑来跑去，就说：什么艳遇，白天没卵事，晚上卵没事。她知道我平时不说粗话。吓了一跳，知道我不满了。就低着头算了发票，所钱数合了一遍。和我清了帐。我也不说什么，起身就走。她在后面说：主任好走啊。

我一路漫无目的地往回走。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怒气。走到家门口，偏偏遇上吴局。吴局说：回来了。我说：昨天回的。他扯住我，到一个静僻处，说：有个下乡扶贫的工作，你愿意去吗？我不懂他的意思。他说：远离是非，对你只有好处。我觉得也对。问：去不去得

成？他说：我坚持就没问题。我说：拜托你了。他说：乡下空气好，说不定一年回来，你工作有成绩，人也会养得白白胖胖。分别的时候，他和我握了手，很紧的。吴局是我们局里一个很特别的人。特别之处是他好像从来不会生气。那种永远谦和的笑，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修养真好。其次就是与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亲不疏。这种人，一向是做大领导的料。但他在教育局，似乎不象鲁丰那样锋芒毕露，急于接班。他永远以不急不躁的节奏，处理所有的公事。我这种人，当然与吴局交道不多。至于其他人，无论谁向他汇报工作也罢，汇报思想也罢，针对什么事发发牢骚也罢。他总是望着你笑，很亲切。待你说完了，他会说：好的，我懂了你的意思。如果是工作上的事，他会加一句：我懂了，你跟陶局长再汇报汇报。虽然，他很少表态，但你要是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他绝对会站起来，送你到门口，和你握手，与任何人握手都一样，握得很紧，摇两下，再挥手相送。这礼节对上级也罢，对同事也一样，甚至对来上访的人也如此，天天如此，真是难为他了。可他似乎不是礼节，而是习惯。因为每到他那儿去，都要这样客客气气一番，所以，除了工作之外的事，大家都不敢去打扰他。我与吴局不亲近。但在局领导中，他也是唯一一个任何时候都对我主动微笑的人。如果是装，借用一位伟人的话：装一天好人容易，装一辈子好人难。所以，在心理上，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暂别雁南。再说，郭萍这种人当我的顶头上司，说不定哪一天我脾气来了，就会发生火拼。火拼的结果当然是我吃亏。一则她是领导，领导的刁难叫严格要求。二则要是我动了手。根据男不与女斗的民间原则，我理亏。接下来的日子，我真的被派去扶贫。

一年的扶贫工作结束后，我才体会到苏局的良苦用心。因为我避免了与陶局的正面交锋。当我回到单位时，陶局54岁了，按我们雁南官场不成文的习惯，他明年将有两种去向，一种是升为副厅，挂个有名无实的巡视员或者解决副厅待遇，二种从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让

别人来接班，自己做一个完完全全的遗老，从此到门球场之类的老年活动中心去自得其乐。

陶之后谁可能主政雁南教育。内部产生的话，吴局是唯一的人选。虽说不排除从外面空降一个的可能，但我无意中发现，这种可能基本可以排除。首先，吴局不像鲁局，鲁局对权力的野心表现得太招摇，太纯粹，他以推翻陶氏政权为唯一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无论是人际关系也吧，工作实绩也吧。而吴局不同。从工作上来说，他以顾全大局为重，总体来说是勇于挑担子，善于为陶局分忧的，不像鲁局那样公然发难，将矛盾摆上桌面。比较之下，陶局对吴局还是有所倚重，觉得此人即使有野心，也是一种合理的野心，按部就班的野心。从人际关系上来说，吴局从不搞表面上的亲亲疏疏，热热冷冷，对每个同志都一样，即使心中有厚薄，不到关键时候不站出来，一站出来就站得人家无话可说，看上去不是唯亲，也是从全局出发。这一招很厉害，使大家知道，他并非没有亲疏之分，但他的亲疏可以用公道和大局来表现，就很有收服人心的本事。人都是常人，总有些需要领导关照的地方，如果一个领导关照了你，而说出来的理由竟然行得通，说得过。自然就让人想投靠。

陶局伸出橄榄枝（3）

这些不过是一些基础。最为重要的条件，还是要组织和领导赏识。这是机关人谁都明白的道理。在局里同志分不清方向的时候，我看出了其中的机会。

我扶了一年贫，只知道换了市长，还没见过市长本人。这周星期一，陶局让我准备材料，说周三这天乔市长要来局里听汇报，现场办公。

开会那天，安排我作记录。会议室里，终于见到了这位传说中来接市委书记的班的雁南二号人物。他长得伟岸英俊，听说社交能力相当强。那天他一直抽着烟，听取陶局的汇报。他的烟瘾相当大。听汇报时，他似乎什么都成竹在胸，只是抽抽烟，喝喝茶，听听就可以了。后来，他问：你们几位有什么意见?

吴局说：我有点不成熟的看法，既然市长您来了，我就知无不言，当然尽量简短。

市长弹了一下烟灰，说：好，你谈。

吴局的发言，我不知道是作了准备还是没作准备，说没作准备吧，他说得头头是道，说作了准备吧，手头没片纸一字。但数据，情况，全貌，细节，好像全在他心里存着，吐出来就是。当然，这些不算，无非是说情况熟，工作认真罢了。关键的是他那短简的汇报，有如诸葛亮的隆中对，将天下三分，益州疲惫，先守蜀中，联吴抗曹等一系列对策谈得言简意赅，绝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精彩是精彩，但有一点点盖过陶局的风头。

大家都替吴局抹把汗。抹汗的原因是市长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一直面无表情。

等大家谈完了，他没有表态，而是说：所谓现场办公，就是要现场表态。我今天不表态。我要消化一下，今天大家都发表了很多正确的意见，特别是陶迈同志站在全局的角度，介绍得比较透切，很好。

我再就你们谈到的问题找有关部门领导人了解，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好不好?

大家说好。会就散了。

送走市长，就有几个同志留在会议室颂扬陶局，说市长高度评价了他。其意也清楚，就是反衬有些同志虽然说得滔滔不绝，但不对市长胃口，想表现却热脸皮碰到了冷屁股上。陶局走出会议室时，红光满面，边走边不忘布置工作，向那些随从发出各种指示，什么什么马上办，什么什么下午交给我，什么什么明天再也不能拖了。随从的一群人点头哈腰。别人问张铁林为什么皇帝演得那么像。他说：坐在那儿，下面跪着那么一群人，帝王之气你不演，它也自然出来了。而现在，陶局不想耍威风也不行了，这些点头哈腰的已经把他抬上了帝王的位置。他的霸道是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形诸于外的气质罢了。

但是，只有一个人，他叫苏新，他并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观察家，这种观察得益于他长期研究彩票。他看出了名道。当时，我处在与市长斜对角的位置，给我那么好的位置，是为了让我记录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有机会看到市长的全貌。我不敢抬头死盯着市长，那样不礼貌，我就低头作记录。无意中发现桌子底下他翘着的二郎腿，一直轻轻摇着，好像是放松精神似的。后来，我发现他没摇了，是吴局发言发到一半时，他的腿再也没摇过。我再抬头望他一眼，他的脸色一如平常。既没有表现出高兴也没有表现出厌恶。但，我，知道市长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了。陶局的发言，他没有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而在吴局发言时，他得到了想要的对策与办法，他的腿不再摇了。他的脸不会让任何一个下属捕捉到一丝信息，但他的腿是一种条件反射，与内心是一致的。而他的最后总结，会让许多人产生误解，以为他对吴局不感兴趣。他没有提吴局半句。这是一种领导策略，而非内心思想。

市长回去之后，不到两天，就指示陶局：迅速派人到广东学习人家经验。条件是派两个人就足够，一个是一位得力的领导，一个是一

位会写的笔杆子。考察回来必须交一份高质量的考察报告，不仅是要知道人家做了些什么，而且要写出人家为什么这样做，分析这样做的利弊。最后一点，要结合雁南实际，空而全，大而无用的东西不要送过来。为了这个事，陶局迅速召集班子开会。如果说陶局会玩权术不错的话，那么陶局在关键时刻知道谁可作用，作什么用，作多大用，他绝对是一个明白人。他一捶定音，说：事情重要，大家的建议也非常对。但我的意见是，一，带队领导就是吴雄同志，二，材料就是苏新同志。吴局长我就不多说。苏新同志为什么要去？有些同志建议要小李，小李的笔杆子是不错。但有苏新这么有阅历吗？更了解全局情况吗？思想深刻，观察敏锐，分析到位，重大材料，你们无一人能与苏新比。这等于发射卫星，不可能拿这么大的事作实验的，要发射就要成功，别无选择。最后，作两点要求，一，时间给够，不要仓促，二，经费给够，不必小气。立即准备，明天出发。

悬念迭出（1）

从广州回来以后。陶局就破例让我休息几天，说写东西辛苦了。我也乐得在家读读书。这天早晨，手机响了。汪志明来电话了，说：老兄，忙吗？我在1518，过来吧，我等你呢。

来到南中国大酒家，上到15楼，我敲了门。

汪志明拉开门，穿着一件睡袍。

我脚还没进门，他就连呼：累死了！累死了！边说边侧身让我进去。

我说：想赚钱哪有不累的？

他呵呵呵地笑了两声，说：用茶。

我坐进他那特大号的沙发里，觉得很不舒服。

他翘起二郎腿，突然冒出一句：乔市长对你很欣赏啊。

我冷笑了两声。

他这一套对付别人可以，对付我不行。他经常对政界的朋友用这种藏头藏尾的话，让你摸不着他的底细。官场上的人最在意的就是领导评价。他就会玩这种真真假假的游戏。听了我的冷笑，他说：确实欣赏。

我再冷笑了两声。

他也冷笑一声，说：得了不信任症？对什么事都冷笑起来？

我这回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了，正色说：汪总，汪老弟，汪志明先生，跟我不要来半句留半句。我可不是一条好上钩的鱼啊。

他说：最近是不是去了一次广东？写了一篇大作？

听了这话，我心里虽然一惊，但身子反往后靠去，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反正你是出了名的信息部部长。

他说：我到市长家里请安，正好他在看东西，我说市长不要太累了。我们为自己赚钱也没你这么累。乔市长说：这篇文章不错。我也

没留意。坐了一阵，随便聊聊，找他的人多。我就扫了一眼，发现撰稿人是你和吴雄。不用说，吴局就挂个名，不就是你写的?

这回我有点相信了，嘴上淡淡地说：领导表扬一句就值得大惊小怪？我那立功证书一大堆呢，全是雁南市人民政府的大印。

汪志明说：你弄反了。那大印盖得再多屁用，领导一句顶一百个公章。你又不是不清楚。

我知道他喊我过来肯定有事，便说：过来就告诉我这么一个重大消息?

他说：还有件事还想麻烦老兄。

我说：讲吧。

悬念迭出（2）

他说：你是乔市长都肯定的笔杆子，所以只有你才奈得何。最近要评选雁南十佳民营企业家。客观地说，我是属于可上可下的那一类，但兄弟，这个对我太重要了。说这荣誉可以吃吗，是张纸，但这张纸就是钱。我现在资金周转不足。有了这张花纸，贷款就容易多了。十佳民营企业，谁不相信你？谁不支持你？如果你不识相，我请领导出面，领导也好发话：这样的十佳企业你不支持，你支持谁，嗯？

他把领导那语气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其实汪志明除了当企业家，还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我听了哈哈一笑，说：给汪总当秘书？

他说：岂敢岂敢。只是真的不好意思求别人。你是雁南一枝笔，不借你生花妙笔，哪能入围。正在说着，我们的同学，在省城当记者的翟逸来了雁南，汪志明就说：来吧，苏新也在，到我酒店来聚聚。汪志明又马上联络了一班昔日同学。

聚会我也不想多写了。喝酒吃饭唱歌，中国人目前不是十七世纪欧州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没有举办诗歌沙龙，音乐沙龙，鸡尾酒会的雅兴。聚到一块，就是黄段子加酒精，各人吹牛加上互相吹牛，互相吹捧加上重点吹捧，然后嘴巴一抹，到歌厅嚎叫。

这种聚会不能提高个人素质，但会获得各种信息。我听到的一个可靠消息，就来源于翟逸。时断时续有些联系的翟逸，越发出落成一个人物了。他这种记者，有一个绝招，就是善打领导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说他没本事吧，帮下面地县某些官员引见个别省领导的秘书，十有八九做得到。有了这本事，他就在地县一级很神通。在酒桌上，大家吹捧他神通广大，他自己也喝高了一点。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好像能左右雁南政局一样。神神秘秘地说了几个领导的去向。其中就有陶迈。我故意挑衅他地笑了笑，他就指着我的鼻子

说：你们陶局长去当政协副主席。如果我说错了，我下回从你的胯下爬过去。

陶迈虽然离他最后的任期不远了，但他去政协当副主席，对我来说，并非福音。因为他在雁南树大根深，虽然离开了教育局，但手下尽是他的人，就算吴雄主政教育局，我也一下难以伸达。因为陶迈厉害就厉害在：他要压谁，并不是对谁意见大小的问题，而是树立他一种威信。让所有想反对他的人知道，此人万万不可得罪。这种人在政界，要么垮台，垮得一塌糊涂，要么就是当个政协副主席，比一般的副市长能量还大。

形势渐渐明朗，陶迈确实要走，但不是去政协，而是解决副厅级待遇，去市委那边当一名助理巡视员。我松了一口气，毕竟这巡视员的能量就小多了。听说陶局要走，一下，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多来要钱的。每天到办公室，我差不多就是签发票。签得我的手腕都酸了，还是不断有人来。我疑惑不解，教育局怎么花了这么多，欠了这么多帐。

但我也顾不上这些了，只要他快点走了就行。我还听到确切的消息，吴雄确实将主政雁南教育。听说是乔市长的提名。不久，组织部来了一名副部长找吴雄谈话。到底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听说吴雄不当。理由是欠账三四百万，这个手他不接，除了必要的公务开支之外，他自己没乱花过公家一分钱。这些钱哪里去了，接手之后，一，他背不起这个骂名。二，他若都认帐，最后出了问题，他背不起这个黑锅，也不愿意坐牢。如果组织看到起，安排他到其他单位去。如果有困难，他愿意在这儿当副手。

副部长身子愣了一下，知道对方不是那种给他一个官帽就乐得分不清方向的人。这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从政者。大凡新官上任，不杀鸡给猴看是没有威信的。吴雄想要做一番事业，必扫除陶迈在教育系统长达数年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络。而这最大的树根就是陶迈。

我相信吴是一个秉怀正义的为官者，是正义与谋略的混血儿。在这种时候这么清醒沉着，决不是我这种书生意气式的人物所能有的。其次，我相信他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这一身糊涂帐背到自己身上来消化，说不定就会陷于进退两难的危境。

悬念迭出（3）

就是这句话，揭开了教育局的盖子。

但这并非是一场没有悬念的较量。

立即有一封关于三陪女敲诈吴雄的信落到了陶局的手里。内容是吴雄出差广州，在宾馆招妓。因妓女索要小费过份，而吴雄只给了500，引起对方怨恨。通过房间电话查到客人身份，并与这位副局交涉多次无果，只好把信寄给单位领导。同时，吴雄也确实接到了来自广州的电话，内容同上。

陶局拿着这信走进了纪委书记办公室。他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说：吴雄同志各方面都不错，才能水平都是第一流的。所以，这次我推荐了他接任。而且这种事捏造居多，不可全信。不过，我不汇报，万一出了问题，我就是渎职！

关键时刻，这玩意儿比原子弹的杀伤力还大。查又查不清，但人们秉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看待。何况现在领导干部提名一个人，要负推荐责任的。带病提拔，这个风险谁也不愿意承担。

这一招最厉害的是即使最后查无实据，只要有人说：那就暂时缓一缓吧。从组织原则来说没错，但对于一个具体个体来说，就是缓过了这一辈子。

当然，领导层面的事我并不清楚。这天晚上，我接到了吴局的电话，叫我赶到一个毫不起眼的酒店去。进了房间，他把信给我看了。

我没有感到这有多么危险。认为这是诬陷。就说：纯属胡言，我可以给你证明。

他说：你证明没用。

我说：那就查啊。

他说：查也查不个结果来。

我说：诬陷你怕?

他说：你不懂。这明摆着是置我于绝境，让我无回手之力。然后再慢慢毁掉我。你不记得“伟大”的陶局说过一段名言吗？山头主义并非不对，看什么样的山头主义。我认为他说得对极了。山头主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现在，苏新同志你应该苏醒了。你是站在非正义的山头，还是站在正义的山头，还是袖手旁观？我不会为难你，你自己选择！

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说：吴局，山头主义也好，码头主义也好，我都搞不懂。但我相信你是正义的。

他说：那好。你不有一些发票复印件？

我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老唐和我说过半句。

天啊，我可没和老唐透过一点风。这机关真是防不胜防了。

吴局说：现在不说这些。你去把发票拿来。我也查了一下，这些发票全没入帐。

我早就猜想这些发票会换掉的，果然如此。不过，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我问了一句。

立即向乔市长汇报。再向书记汇报。吴局说。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望着吴局坚定而刚毅的目光，我只好说：马上去拿。

他说：直接到市长办来，我在门口等你。

悬念迭出（4）

我在家里匆匆忙忙取了发票，陈晓霞问我慌慌张张做什么。我说：你别管。不再说二话就下了楼，发动摩托，迎着寒风朝市政府奔去。不知是祸是福。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不管它，让它响。可它像警报器一样一路响个不停。是不是吴局有变？我骑到一个静僻处停下，打开手机就说：在路上。

但传来的声音吓得我灵魂出窍，是陶局。

他说：还没回家？

我满头大汗，说：哦哦，局长啊，来了一个朋友……

我没说完，他就说：我想和你见一面。

我汗流浃背，急中生智地说：局长，我赶到你那儿来吧。但要宽容一点点时间，因为这个朋友忙了带身份证，遇到了一点麻烦。

他说：好，尽快啊。

我说：好好好。

关了机，我大汗淋漓，像自己的举动被陶局监视了一样，他早不打迟不打，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处理时间差？万一乔市长那儿捱很久呢？

一时，我不知怎么办，六神无主。这时，短信响了，一看，是吴局催我，上面写道：径直来市长办公室，到门口响一下我的手机。

别无选择。我又发动摩托，骑上一溜烟朝市政府方向而行。

到了乔市长门口，里面亮着灯。我知道吴局已到里面了。便响了一下吴局的手机，他来开了门。介绍说：这是苏新。乔市长点点头，说：坐。

我忙说：市长好。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乔市长显然刚才已听了吴局的汇报。他抽着烟，望了我一眼，说：扶贫工作干得不错，文章也写得不错，就是你这个苏新啊。

我满脸通红。吴局说：这个同志有正义感，品质好。说完示意我把发票拿出来。我立即掏出那一大堆复印件交给吴局。吴局把他交给乔市长，说：这些发票全没入帐。乔市长的脸色沉重，问：你就凭这些作为依据？我听了已经汗不敢出了。

吴局说：可以查我，我不反对。同时也可以查这些发票的用途。两件事一并查，查个水落石出。

我不得不佩服吴局的政治经验了。他没有为自己辨护，只要求既然都是问题就一并查。关键时候，一句话就可决定事情的后果，我曾经把这当成耳边风，现在，才体会到是金玉良言。乔市长又望了我们一眼。说：没有别的事了吧。

这话显然是送客。吴局欲言又止。乔市长没理我们，低头看其他文件去了。我们只好站起来和他打招呼告辞。

悬念迭出（5）

下了二楼，吴局说：你先走。我不敢把陶局叫我过去的事跟他说，何况现在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也不打招呼，骑着摩托就飞奔起来。

到了陶局家，我受到了市长般的礼遇。陶局和夫人在家。陶夫人对我像亲人一样，仿佛几天不见，心慌得整个世界对她来说都没有意义了。她热情地赞美我勤奋工作，忠于首长，做人做事越来越成熟。然后把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洋水果塞进我手里，顺便在我手背上拍了一下，娇嗔地说：好白，大富大贵的手。如果不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我一定会认为她是在挑逗我（陶局夫人比他少十多岁）。再后，她端上了一杯龙井茶，当然也是她介绍的，我很少喝过这种茶，自然就弄不清好差。喝了一口，我说：甜到心里去了。她站在一旁，说：再喝。我说：这一口更香。她用又嗔又爱的目光盯了我一眼，才走。

我把同学没带身份证，到宾馆住不进的谎，撒得滴水不漏。陶局始终面带微笑，自信而亲和地望着我。

他以一个离任者兼长者的身份，和我进行了长谈，这一次他没有表扬我，反而指出了我个性中的一些致命的弱点。从这点上，我佩服陶局确有知人之明。对人性洞若观火。

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不管你怎么看我，我给了你批评，给了你压力，某种意义上，有人认为我打击了你。

我说：局长，我没这样想过。我认为你是对我关心，是磨砺我。

他开怀大笑，说：苏新，你今天终于苏醒了。不把你的棱角磨掉。你不可能成大器啊。我宁可让你恨，也要磨掉你的棱角。因为，我看出你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啊。

说到这里，他突然仰天长叹了一声，说：我年轻时也像你啊。

我睁大眼睛盯着陶局。他说：我年轻时和你一样，恃才傲物，又胸怀大志，看不起人又内心孤独。整个就是一个矛盾体。后来，我遇

上一位领导，在单位的处境跟你差不多，干好了没人表扬，干差了领导天天批评，变着法子批评，那个时候，我甚至想自杀。

啊？局长你怎么这样想？我的心悬起来，如果不是陶局亲口告诉我，我哪里能体会这个看上去要多威严有多威严，要多亲切有多亲切的老重持练的人物，也有这样的磨难和痛苦。一旦明白了这点，我才感到他讲的是真话。因为他这种明智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没有参与鲁丰的“宫廷政变”。他是真的在磨我的棱角。是的，我身上有许多我自己都不能容纳的缺点，可很多时候，我没有反省过，而是总以为领导对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我说：局长，我以前也许对你有些误解。现在，我真诚地向你作出检讨。

他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一样。然后敲了敲桌子，说：玉不琢不成器。不是我说你苏新的好话。你的才干是局里一流的。超过了任何人。但事情得一步一步来，饭只能一口一口吃。所以这一次，在我快要离开这个岗位之际，我向组织部推荐了你为副局长。

啊？我又一次惊叫起来。

他接着说：在组织部，我说：我以人格担保这个同志足可胜任副局长一职，只要有可能，今后接我这个位置都可够胜任。组织部门同意我的意见，也作了方案上报。

我一下转不过弯来，好像车子开快了，一个急刹，身子快从椅子摔下来。林彪当年也就是求快，就摔掉了。我说：太感谢局长您了。

陶局的脸收紧了，他说：目前是铁板丁丁，只等发文了。不过，最后还得送你几句话。

我说：请指示。

他说：以后做事要学会变通。也要学会理解。一个人站的位置不同，就有不同的苦恼。你们的苦恼就是陶某管你们，我的苦恼就是上级管我。所以，为了工作，你今后也有许多应酬，即使你自己不要，但不可能不送。不过，为了工作用掉了，你不要怕人说。不顶住压力你就当不成官。

悬念迭出（6）

我明白了他的含意，就是说有些发票，不是他陶迈虚报冒领，实在是因为工作需要花掉了。必然要变通处理，以后我也是一样。这点悟性我还是有。

我立即说：局长请您放心。我也并非一介纯粹的书生，搞了多年的办公室，明事件识大局。

他说：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而且要迅速处理。特别是留有你的名字的东西。

他打着哑语。毕竟，他还不必直接说出来。说出来就变成一种交易了。

我说：知道。

五年啊五年，我在教育局就打磨了你这块玉。

我说：大恩大德，永生不忘。

他说：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见人心。

我说：现在人心不古，我以人格担保，良心对得起任何人。

他说：好好，也不久留你。等你上任后再来叙叙。

我们在门背后久久地握手。比任何时候都握得有力。这时，我感觉陶局的手原来是那么有力，那么亲切，那么温暖。

离开陶局家，我没有直接回去。陈晓霞女士的眼睛比陶局还毒。我一有心事，绝对瞒不住她。又要啰啰嗦嗦说上一大堆。我骑着摩托不知往哪里去，夜风又吹得全身瑟缩。突然，我看见南中国大酒家像个妖艳的女人在街头眨着暧昧的眼睛。我想起了汪志明。对，到他那儿坐坐。

我决不是简单地到他那儿坐坐而已。如果你接触过商人，特别是白手起家的商人，你就会发现－－他比你更懂政治，包括政治坐标，政治风向，人脉关系。我必须弄清楚，陶这个人有多大能量。我当然

没有退路了，但弄清陶的能量，我至少可能知道哪些人是我可以依靠的对象。

走进南中国大酒家，乘电梯升上15楼，敲开1518号，径直走进去，没来任何客套，我直接和他摊牌：陶迈在雁南政界竟到底有什么势力。以前我从不感兴趣，也没打听过。

汪志明以不容争论的口气告诉我：除了与现任组织部副部长很铁之外，与其他领导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差。然后说：你这小子可能上，也可能不上。

我睁大眼睛，问：这个你也知道?

他冷笑一声，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说：还有什么？快告诉我。

他说：反正你也没一个后台，听天由命吧。

对，听天由命。我走出南中国酒店大门，抬头望天。天上没有一颗星星。难道星星也怕冷吗?

好几天，一切都平静得有点反常。其他人是否在议论纷纷，我不得而知。反正没有任何人和我讨论过任何问题，连国际形势也没有人和我聊了。大家好像特别忙，或者一下子自觉学习起理论知识来。个个科室的门都是关着的。陶局和吴局也照常来上班，至于中途是否出去了，不必向我请假。不得而知。

一个人，一间房子。一间房子，一个人。这种生活让你想起监狱。

连电话都哑了。

悬念迭出（7）

大约是星期三，我听说吴局被纪委叫去了。这个消息竟然来自不光彩的地方。当时我在卫生间蹲着，进来两个人，一听他们对话就知道是来局里办事的外人。一个说：吴被纪委叫去了，知道吗？另一个说：知道。一个说：别传啊。另一个说：放心。我当时正想咳嗽，只好把手捂住嘴。差点憋死。从卫生间出来碰到郭局，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子接她的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快崩溃了。

星期四，纪委打电话来，说有车子来接我。什么车子来接都行。纪委最好不要来。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但确确实实是这样通知的。我几乎迈不开步子。我在心里反复自问：我没贪污过公款，也没乱搞过女人。我反复给自己打气：相信党，我一定要相信党。怕什么，一定要相信。我一边默念着，一边走向车子。

纪委的同志很和蔼，询问我和吴局出差的具体情况。我详详细细地汇报了。事实上，住在那儿，确实没有任何搔扰电话打进来。我说：说实在的，五天六晚，我都和吴雄在一起。五个白天，每天广州方面有人陪，六个晚上，有两个晚上和广州方面的同志讨论有关问题，有两个晚上是到街上散散步，回来看电视。有一个晚上是喝酒喝高了，回来澡也没洗就睡了。还有一个晚上，是广州方面陪我们看戏，看完戏就回了宾馆。所有的电话你们都可查。他们说：没有别的，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

我走出那扇大门，径直回了单位。我想让同志们知道：我没有什么事，只是协助办案。同志们那时都聚在办公室，见我回来了，都吃了一惊，问：什么事？我说：检查一下我有没有爱滋病。所有的人都笑了。只不过有些人笑得开心，有些人笑得尴尬，有些人笑得勉强。然后各自找个借口散去了。

第二天，我在走廊上见到吴局。我的心呼的一下从上面往下坠。他好像没看见我一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回到办公室才吐出一口

长气。这说明他也是仅仅协助调查。这几天我一惊一喜。要是有心脏病早就报销了。虽然公务员招考条例上没有规定有心脏病者不能报考。不过，我建议有此类病者最好从事点别的职业为好，免得英年早逝。

但事情总得有个结局。

是的。过了大约半个月，事情就一夜之间让教育局成为雁南焦点，出了陶迈同志的“腐败门”丑闻。

到底腐败到什么程度，官方没有正式消息，官方还只进行到正式双规这个阶段。但民间的版本却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后来有人总结出一句方便大家记的顺口溜：一个家庭二部手机三套住房四个门面五大情妇六亲不认七次出国八九百万。这也纯粹是为了顺口编的。一个家庭难道也是腐败？二部手机算什么？七次出国，只要是组织批准的，就是天天出国也正常。至于房子情妇，教育局的同志则认为有些夸大。

事实证明，民间传说的特点就是夸大其词。这也不能怪，多人创造，边创边改，就离事实越来越远。特别是关于情妇，确实是一个也没有。这里录用一段陶迈的忏悔书：

我从一个穷苦孩子成长为雁南市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是党多年培养的结果。我自己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开始工作时认真敬业，生活朴素无华，从来没有绯闻。并不是我党性特别强，而是觉得这一切来之不易。所以，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但是后来，准确地说，是到了教育局之后的几年，我想到过几年就要退了，就有了捞一把的念头。正是贪欲，就毁掉了我一生。

查实的结果也是陶迈没有三套住房四个门面。他的钱全是现金，藏在卫生间的隔墙里。按他老婆的供述就得出如下结论：拥有了二百多万，生活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吃，不能吃得太好了。穿，不能穿得太贵了。住，不能住得太豪华了，用，不能用得太张扬了。不仅如此，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窗帘关得严严密密，打开卫生

间的隔层查一查，是否霉变了，是否被老鼠咬坏了，是否不翼而飞了。出门要关两道防盗门。有一次忘了开防盗门上的报警器，她回来被老陶骂了个狗血淋头。

清醒再清醒点（1）

吴雄成为教育局长的同时，苏新提为副局长，分管办公室。管纪检的曹怀德改任副局长，还从外面进来一个叫傅天鹏的同志任纪委书记，老唐升为办公室主任。

客观地说，吴局是位好领导，为人公道，办事有方，处事稳重。虽然他曾经也说过，革命也有山头主义。但他只是危险时刻才不得不说。上任后，他不搞山头主义。局里和下属二级单位的同志，不管曾经的政治取向如何，只要是与陶案没有联系的，法律与纪律没有追究的，他一并团结。很快，他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也形成了空前大团结的局面。他看来确是一位胸怀坦荡的将才，也绝对是一位正派的官员，将是一颗不断上升的雁南政治明星。

局里在吴局的治理下，也各项事业一路飘红。过了年，关于新建办公楼的方案就批了下来。经过吴局上下齐手，左右活动，省厅答应给一部分钱，市财政答应出一部分钱。所以专门成立了基建处，由万局负责。

新址选在东城开发区。这块土地有点来历，原来是地税局的。可一直闲着，除建了一所税收事务所之外，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就长满了杂草。

吴局选定这个地方不错，地税局也同意卖掉。因为他们看中了另一块更宽阔的地皮。由于是一对一，省了公开拍卖，就只需两个单位坐下来谈谈价格。

万局接手后，日夜努力。不久就把外围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因为局里要应付省里的两基评估，吴局就基本放手，让万局全权处理。坏就坏在万局这个人做事认真，但才能稍欠。局党委定了一条底线，地价不能超过300万。就是说这是最后的红条了，任何人都不能踏。而地税局则要380万，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底线，但能多赚十万算十万。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万局报的是260万。根本谈不拢。而找市领导，领导

说你们先谈嘛，相差太远怎么好做工作？众所周知，地税是个强势部门，分管市长也不好得罪。后来，万局没办法，就加到280万。对方也不同意。最后，万局加到290万。对方还是不同意，只愿意降10万，要以370万成交。谈判可谓艰苦卓绝，谈到最后一次，万局发火了，说：300万，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经过集体研究，就是吴局来谈也是如此，你们一定要坚持的话，那就只有政府来协调了。对方听了，一肚子火，啊？原来认为你们吴局来谈，还有点协商的余地，现在竟然底线都抛了出来，证明你们再也没有加价的余地了。我们想350万卖出都不行了。其次，你万局亮出政府的底牌，不是威胁是什么？看政府是依赖你教育局还是依赖我地税局，咱们走着瞧！

到了此时，吴局除了痛悔万局不会办事之外，只剩下一条路了，不断地跑政府叫苦。大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全社会都要关心教育事业。乔市长终于答应开一次协调会。

现场办公会在政府小会议室召开。双方对阵人员是各自班子成员。架式也类似两国谈判。左右分列两个阵营，上首坐乔市长，下首坐会议记录员。

会议开始，乔市长说：方式是各自陈述理由，最后我拍板。宣布两条纪律，一，各方只推一名同志主讲，其他人有意见请写纸条给发言者。二，我拍板只有一种意见，没有选择，请你们最后考虑好。现在请你们酝酿一下，谁发言。

酝酿一会，当然是地税局李洲局长和我们教育局吴雄局长为首席辨论员。

这是一场何等精彩的大专辨论会，我就不说了，如果你当时参加了旁听，你一定会觉得那些大学生发言，充满了书生意气，因为太空洞了，太幼稚了。李吴两人的发言引经据典，又暗含杀机，言辞激烈又字字珠玑，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紧扣雁南实际。火光剑影，连环设套，战火纷飞，却弹无虚发。

清醒再清醒点（2）

地税局李局长从税收是共和国经济大厦的坚强柱石谈起，谈到关系国计民生，雁南财政，百姓生活，几乎无所不包。他滔滔不绝，其中引用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税收工作的指示。强调这一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无比重要的，逼税务部门作城下之盟是行不通的。同意降价10万以370万出让，正是从支持教育大局出发。但再降，就不符合市场经济，曾经烟草局350万要买，他们不卖。也影响到地税工作者的情绪，伤感他们的感情。发言既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暗含了对市府的一种压力。

教育局这厢吴雄的发言，从世界发展，经济腾飞谈到教育之于中国的无限重要性。全社会应以教育为本，这是基本国策。其中引用了古往今来许多重量级人物的名言，列举了各国重视教育与否，成败兴衰的经验与教训。然后结合每个人都有子女读书这一潜在的“人质绑架”，暗示着不关心教育，不仅是对自己的子女受教育不关心，也是对雁南教育不关心，更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一种漠视。全社会都要来关心教育，你地税局这样的单位不关心，难道要下岗工人来关心?

李局发言无懈可击。

吴局反驳掷地有声。

谁来当这个裁判都不好下手。压地税等于不重视国家与地方财经命脉。压教育等于目光短浅，也不符合基本国策，人民利益。

我坐在那儿，真替乔市长抹把汗。乔市长一直抽烟，好像台下一位不太认真的观众，演什么他都不动情。只是抽他自己的烟。最后，我看见他把一大截烟往烟缸里一拧。说：我来谈点意见。

所有的人都望着他。

他说：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没经常委集体研究，但我认为常委集体研究也是如此。

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谁有这么大的胆量说这种话？个人宣布一个决定，恐怕只有书记在救灾抗洪之类的场合才敢用。大家不是望着别处了，而是望着他的嘴。

乔市长说：我认为李洲同志，吴雄同志说的都对。没有错一个字。现在，请李洲同志坐到吴雄同志的座位上去，请吴雄同志坐到李洲同志的座位来。马上对换，不是开玩笑。快点。两位也不知道他的什么意思，只好硬着头皮换了一个座位。

乔市长说：下面请李洲同志代表教育局，吴雄同志代表地税局，你们双方各代表新单位开展辨论。

所有的人哄堂大笑。

乔市长说：同志们都笑了吧。笑他们什么呢？笑他们不能自圆其说。笑他们屁股指挥脑袋。哪一项工作不重要呢，如果不站在全局来看问题，只强调部门利益，那所有的问题都会复杂化。从对方看来，都不是一个好领导。所以，下面我宣布：地价为320万。不同意的话，明天开常委会。讨论换人。不是互换了，是换另外的同志，换懂大局识大体的同志。

我的天，诸葛孔明也不过如此。如果说我第一次见到乔市长，觉得他是一个老练的政客的话，现在，他无愧于足智多谋而善断的政治家了。他排除一切纷繁，抓住事物的本质， 并成功以提炼出解决办法。我想，我太幼稚了点，吴局也太幼稚了点。就是一向老重持练的地税局李局长也幼稚了点。乔市长不压你，他让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你不服不行啊。正如买彩票，彩界有高人，你鄙视他，说明你无知。

通过这次事件，吴局决定让我来接手基建。

清醒再清醒点（3）

应该说我还是有灵性的，一点就通。不久，一些外围的局面就打开了。

工程报批的进展还算可以。可资金的事却不能再拖。特别是省厅的那笔钱，吴局决定亲自去跑一跑。关健人物就是计财处刘处长。所以他和我只带了孙司机轻车简行飞驰省会。

资金拨付多少，打不打折，拨得快与慢，迅不迅速，全在刘处长手中。厅长确实同意了，同意了你就不能老是找厅长了。再找，一则有失厅长威信，二则是你们不会办事。所以，刘处这个人很关键。我们通过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把他约出来吃饭。吃饭就吃饭，他不喝酒。你劝他也没用。喝酒的人，你不和他喝醉，你不够朋友，不喝酒的人你要劝他，你也不够朋友。他也不抽烟。你抽你的，他不反对。你万难万难，死活要让他接受你的，他接过放在桌子上。你打了火递到他身边去，他摆摆手，不会再说第二句话。你称赞他是绝对的优秀男人，他笑一下，也不解释。你说上六七八句，他慢腾腾地回答你一句。你把世界上最动听的词说了出来，他也难得一丝笑容。你想讲个黄段子，又没见他讲过半句粗话。如果你还不理解的话，就打个比喻：就是村支部书记坐在省委书记对面，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说，就是不知首怎么说才会让他满意。最后就只说了一句：书记好。

吴局也拿他没办法。吃饭不喝酒，气氛全没有。你说请他帮忙，他说别急慢慢来。你说请他照顾，他说会照顾。你说雁南是穷困地区，他说不穷挺好的。你是想三拳两下收拾他，他跟你玩起中国最古老的太极。

回到宾馆，吴局也泄了气，说晚上是不是到他家去，这种人行道高深得很。我们不能白跑一趟。我说也是，可是得约一下。吴局说：约没用，肯定拒之门外。我说干脆这样，我到他那家属院子里等，从下午就等起，下了班如果他回家，我就通知你过来。你作好准备。我

先弄清他住在哪栋哪层，我们在家里堵住他。吴局一拍大腿说：是个办法。

事实证明，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围追堵截。

下午五点五十分，我躲藏在家属楼大院外的一个书摊前假装看报。

突然，我看见刘处长从院子里走了出来。我的天，他什么时候进去的我都不知道。我完全缺乏常识了。处长自己有车啊。

他现在出来是蹓达还是另赴饭局？我立即盯上了他。接下来一幕让我有点莫明其妙。我尾随他走了一段后，他竟然走进了一个体彩店。一会儿又出来，很快原路返回院子里去了。

我立即走进体彩店，对老板说：刚才是刘处长吗？

他说：对啊。

我说：他也买彩票？

老板说：人家还有研究呢。

我说：当处长的有钱嘛，还买这个。

另一个接腔，说：他这个死板处长有钱就不一定，找他办事是水都泼不进的。

老板说：刘处长的技术就还可以啊。

我就干脆坐下来和老板聊了起来，才知道刘处长和我一样，以前不买。不知谁指点他，后来就常来买几注，也时不时的中点奖。老板说：算他买得好。我说他主要买小奖吧。老板说：双色球也买，不过主要是小奖。

清醒再清醒点（4）

走出店子，我突然有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意。我打了电话给吴局，谎称了解到刘处出差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吴局叹了一声，说：辛苦了，你回来吧。

回家的路上，吴局感叹道：要办点事难啊。

我说：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主要是我们没摸到门路。

他回过头问：你有什么办法?

我说：也没什么办法。不过，是我分管的事，我尽量不让你操心。我突然想起有一个人可能帮我?

他问：谁?

我说：要回去翻本子，这样吧。过几天我再来，他不解决，我就打个背包睡在他家门口，看他怎么办？厅长都答应了，他不肯，我要弄得满城风雨。

吴局说：他真的要打太极，也只有这一手了。全不把基层同志的痛苦当成回事，你越求他，他越没鸟你。

孙司机笑了一下，说：苏局，我不相信你做得出这一手。

我说：先礼后兵。不然，这房子要何年何月才建得起呢?

吴局说：老弟，太感谢你了。

我说：是你感动了我，你一上台就提出了若干件大事。我倒着手指数，两基要达标，这是天大的事，局机关要建得最好，让雁南局级机关从来没有这么的办公楼，是树教育局的形象，要把一中的升学教育，电大的远程函授，二小的素质教育都在全省乃至全国打响，多少事啊，你不睡也做不完，我们不努力怎么行?

吴局说：你是个有责任心的，想做事的人。希望局里的人都有你这种忧患意识就好了。

聊了一阵，我和吴局就渐渐想睡了。

我靠在椅背上，细细地回味刚才数落的这些事，觉得吴局太累了。其实有些事可以缓，为什么可以缓，也说不出来。有些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典型性大于实用性。

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大多是形象工程。

当我再次来到省城，我没有直接去找刘处，先住下。住下之后，我开始算数。0123456789，这几个数，我不是天天能搞掂，但碰上机会了，我就能搞掂。我创造的稳氏理论里有这么一条“余数理论”——当我当天求出的胆是三个奇数时，同时，我求出的杀码是另外两个奇数时，下期就是全偶。比如：三胆是3、5、7，杀码是1、9。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下期就总是在02468这五个数中找奖号。把这五个数全买下来，只要20元。

我决定跟随机概率再开一次玩笑。

清醒再清醒点（5）

下午，我找了厅里的办公室龚主任。在教育局呆了这么多年，我唯一熟一点就是龚主任。我把情况跟他一说。他也为难，说刘处长这个人确实不好接近，呆板得很。看来他也好像觉得这人有点不好交往。而且他又不怕谁。

对，他肯定不怕谁。要怕的话，早就办了。

我说：今天不求你别的，就请你喊他出来喝顿茶。

龚主任说：没把握，不过试试吧。

我说：他不是爱好彩票吗?

龚主任说：对对，就这点特别爱好，有人开玩笑叫他大师。

我说：我也爱好。

关于我那“彩票门”事件，省厅的人可能知道。龚主任联系多，就更知道。他说：对，不是还和别人打了一场官司？是你买的，就是没拿到票。

我说：官司倒是没打，不过买了个教训。

龚主任说：说这个倒是可以试试。他人怪得很，还懂阴阳八圭，有时高兴起来给你看看手相。

我说：你就说我对彩票很有研究，想跟他交流一下。

龚主任说：好，你回去，我等会给你电话。

毕竟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有嗜好。刘处长竟然答应下午喝茶。我的稳氏理论关键时候帮了我的大忙。事实证明，祖国文化遗产，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没有阶层之分，爱好的自然爱好，不爱好的你打死他也不相信。所以，工作之外，各人有各人的圈子。这就是所谓共同语言。龚主任是出于好奇，将我引到了刘处的办公室。

我没有想到一向严谨的刘处，见到志同道合者，完全改变了模样。我们没有客套，很快就进入了话题。我们同时惊讶地发现，两个

人竟一致地认为随机是有相对规律的。我们的话题渐渐进入接近专业性质的探讨。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一下就变成了我的同志。

我后来想，这一点，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五湖四湖，大江南北，却因为一个共同的兴趣成为网上朋友，或者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比如股民，比如彩民。

于是他随我出来。我们找了一个附近的茶馆。龚主任坐了一下就告辞了。

当然，以我多年的买彩经验，我露了两手，我早就作了准备，身上带了近五十期的开奖结果数据。在这个茶馆里，我充分施展了不怕牛皮吹破的本事，大谈了我的彩经和光荣历史。谈到激动处，举出了几个经典的例子。一次是老婆看中了一套衣服，回来说要1200多元。那次，正好012路出了三天。

清醒再清醒点（6）

刘处插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不会再出了。

我说：对，我就算准在：0369147之间出。

刘处插嘴，说：01路。

我说：对。我杀了：0、1、3这三个数。剩下4679。啪的一下打下去。

刘处问：打了多少倍?

我说：10倍。

刘处长：1600元。说说你的你的求胆方法看?

肯定要告诉他的。但对于外人来说，却是一门高深技术，对于我来说，只是一门基础课。我说：只要处长肯关心雁南。没问题。

他说：拨款的事，你不要急，我想想办法。

我知道有戏了，就说：为了通俗易懂，我拿机关的人事问题来举例，说错了，处长别怪罪我呀。

他笑笑，说：没关系，不是聊天吗？又不是攻击谁。

我说：05，16，27，38，49，这五组对码，你知道吗?

他点点头，说：这是彩票上常用的一种方法。

我说：对了。我的所谓求胆，就是用上期的开奖号为依据。决定下期的胆是哪几个。比如上期是：461。就等于是一个单位，4是一把手，6是二把手，1是三把手，他们来研究提拔谁当副局长这个人事问题。6和1是对码。是一个派系的。那么4他也要把自己一个派系的对码9拿进来，9是个办公室主任吧。4把9拉进来参与研究，因为9也是党组成员。这样，49，16形成两派，集体来研究副局长人选。请问：副局长会是谁?

刘处说：还有其他同志要参与研究嘛。

我说：对了。局里领导一大堆。还有如下派系：05是一派，27是一派，38是一派。

刘处脱口而出，说：好了另一派。

清醒再清醒点（7）

我一拍大腿，说：不亏是机关高手，深谙官场。当一把手与二把手的意见不统一时，一把手这一派的人也得不到提拔，二把手这一派的人更得不到提拔，双方就必须找一个平衡点。于是，就好了第三者。具体到彩票上来说，就是：一把手4同志，二把手6同志召集同志们开会。会议开会之前。是原班子成员，格局如下：461。会议开始，原班子成员坐主席台，形成如下格局：4916－－052738。这时，4同志提议研究谁当副局长。会议结成五派。即49一派，16一派，05一派，27一派，38一派。49，16是中心，是原班子。05，27，38要么站在49的立场，要么站在16的立场。通过酝酿。形成新的派系结构：49推荐：3，16推荐：7。05推荐5，38推荐1，27推荐9。于是，新结局如下：37－－519。下面平衡：37=19。恭喜：5同志，或者5派系的（05）同志当选为副局长。

刘处长问：真的吗？别开玩笑，单位人事确实经常是这样平衡的。选出来的领导都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但，你这是彩票啊，是随机现象。

我放声大笑，说：尊敬的刘处。你要是不相信。我们来试十期。十有七八是这样。

刘处长举出：163，说：你算下期的胆。

我说：好的。163=1638。1638－－052749。71－－593。71=53。下期胆是：9，或者说是9所代表的那一派（27）。是不是。

刘处长一拍大腿，说：神了。

我说：开出什么？

他说：开出：091。

我以胜利者的姿态笑了，笑得无比自信与骄傲。

刘处长不服，说：多试几期，试二十期。

我说：试三十期如何？

他说：好。

他这会挑着报开奖号。我闭着眼睛回答胆是什么。他越报越快，我也越答越准。他像放连珠炮，我像打飞毛腿。他像扫机关枪，我像喷火箭筒。他像曹操指挥将士万箭齐发，我如诸葛亮沉着自如，调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他如曹军箭射完了才知道上了当，我如孔明满载而归，说谢谢丞相，在下作揖了，十万支箭劳你免费提供。

刘处把报纸一丢，站起来双手握住我的手，连声说：神人神人。厉害厉害！

我说：并非我厉害。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平衡永远是真理。一个单位，毫不起眼的人提拔了，你不要怨。这是平衡的结果。整个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了。第三国崛起。你也不要惊奇，这是平衡的结果。天与地，阴与阳，男与女，有常与无常，最后都要达到平衡。随机也概莫能外。

刘处说：高人，高人，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岂止十年，是一辈子不明了的事，你点拨一下，我就明了了。

我说：处长，胆是一个方面，我还教你一招，叫杀码。

他说：快说快说。

我笑了一下，说，还是以单位来打比方。

他说：同意同意，一切概莫能外。

清醒再清醒点（8）

我大笑不止，说：刘处真是学以致用。至于杀什么。举例说，单位要一个人下岗。一把手一派不喜欢的，基本下岗，一二把都不喜欢的，绝对下岗。比如：238。下期下岗的是：2738=91=0，0同志下岗。比如：351=390516－－－－2739。2749=93=2，2同志下岗。

刘处又问：真的吗?

我说试十期。

结果他报上期，我报下期，一去一来，刀光剑影。我七胜三负。

他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我说：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彩票也概不例外。

刘处翘起大拇指，说：苏局，我算服了你。

我们聊得很投机，一晃就到了五点。

刘处说：我请客。

我说：不，我来请。

刘处说：人生难得一知已，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叹，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渐。走，我们去春风楼喝酒。

我愣了一下，原来刘处是喝酒的啊。

吃到快酒足饭饱时，刘处说：谢谢苏局传经送宝。你那点钱，我想一是尽快调度给你，二是看能不能想办法挤一点财力出来，多给你50万，毕竟雁南那地方太穷了点。

我以为听错了。小孙碰了我一下，我才端起酒杯，说：刘处，太谢谢您了。你真体谅我们基层的难处。为了这句话，我喝不得也喝。说完一饮而尽。

历史由许多偶然组成。说来碰巧，如果不遇上这么一位处长，我后来的人生也不是这个样子。我所以顺利地超额地要到了那笔拨款，在于碰上这位刘处长。刘处长出生于军人家庭，比较呆板，父亲又是一位少将。虽然已故，部属在省军区当司令，厅长也不管奈何他。他

这个人不要不贪，就偏偏喜欢阴阳五行，爱好彩票这玩意儿。也不为怪，中国历史上还有皇帝不干正事练药丸的，当木匠的。

酒喝完了，我对刘处说：今天开出的是186。今晚你打全偶：02468这五个数。你试试，如中了，就算我蒙对的。如没中，无伤大雅。他说：好好，不中没关系。体彩中心也不是你苏局长开的。你不能指挥它。我一听，说：处长，你原来幽默得很。

第二天，随机概率真的又让我调度了一次，开出：024。中了。我当即打了电话给刘处。他在电话里后悔不已，说：佩服佩服，高，实在是高。当时我没那么认真，没买。

我说：机会多的是。

他说：以后多指导啊，大师。

清醒再清醒点（9）

我的天，叫大师了。真是七百二十度的转弯了，让我刹车都来不及，我说：受不起，受不起，叫苏新最好。

他说：能者为师嘛。

我担心的还是那笔钱，便提醒道：处长，那个事……

他打断我：你回去就是。550万，我叫手下人正在办。

我激动得无以言表，一时不知用什么词来感谢他，嘴里不停地反复着：谢谢，太谢谢了，谢谢，真的太谢谢了。

五百万的项目资金，就在刘处的调剂下，变成了五百五十万。司机小孙激动得抱住我，说：神仙，神仙。

我说：现在就走。家里事多。

车子出了宾馆。我在车上就打电话给吴局。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几乎不相信。我说：叫孙司机和你讲。孙司机兴奋地说：局长，是真的，绝对是真的。

回到雁南，局班子一班人，好像列队欢迎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吴局冲过来，抱住我，在我的背上拍着，说：辛苦了辛苦了。其他同志羡慕地望着我，也走过来握手，握得特别重，特别富有感情。

班子的同志到了会议室，听我介绍了争取款项的过程。这个有些奇特而戏剧性的情节，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他们想不到堂堂正正的事，竟然用旁门八道的技巧办成了。又问我怎么这样碰巧，我的说碰上刘处这个彩票发烧友了。大家兴奋地说着社会上与此相同的事例，比如一个县上的几位干部要到国家某个部委去找人。警卫拦着不让进。其中一个胆大聪明的，改日手拎一把蔬菜，目不斜视，就混了进去。因为警卫把他当成家属了。正在大家笑笑嘻嘻的当儿。吴局敲了敲桌子，严肃地说：现在跟大家说点正经事。这个事就不能传出去。说了就影响上级机关的形象。我们统一一下口径。说是通过吴局长多方努力，讲事实摆道理感动了厅里领导。我说：不是我多方努力，主

要是你上次亲自出局的效果。吴局说：我不贪天之功为已有，主要是你。

九月二十八日，教育局大楼终于可以迁入了。

在一场盛大的庆典中，吴局长站在主席台上，说：大楼的投入使用，是省厅和市委市政府高度关心教育事业的结果，是全局同志共同努力团结拼博的结果。是局班子集体心血浇灌的文明之花。

省厅来的领导站在主席台上说：雁南市委市政府关心教育是值得其他地市学习的。当然，市教育局的同志同样值得其他地市教育局的同志学习。特别是吴雄同志身先士卒，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确实是一位能大事会办大事的同志。当然，班子的其他同志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总之，感谢大家。

新办公楼的建成，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局里的同志都明白。所以，搬进新居的日子，同志们和我就显得有点特别，笑容格外灿烂，握手格外有力。甚至业务科的老莫，当着吴局长的面说了这么一句话：吴局长起了一个领头雁的作用，没有苏局长具体抓就没有新办公楼。

在场的人都一下发楞了，不知是附和还是反对。

偏偏老莫不识趣，加了一句：昨天我遇到政协夏主席，他也这么说。

大家笑笑，都散去了。

当然，我不在场，是老唐告诉我的。

清醒再清醒点（10）

坏了，坏了。我不知道老莫是故意挑拨我和苏主任的关系，还是情不自禁说了真话。反正，有些事完全是事实，但你说不得。有些事完全没有事实，你可放肆说。

后来，我就听人说，吴局找了好几个同志谈话。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还是了解了一些内情。吴局谈话的要点可以概括成如下几点：一、教育局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无论各项工作都是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不容许有些人破坏这种团结。二、任何人都不是万能的，各有各的长处，大家都要谦虚，都要取长补短。

打听到吴局的谈话内容后。我就知道吴局也并非神人。他也许想做到尽量公平公直，但在各种谗言面前，他开始摇摆了。

人性啊人性，既然是人，就免不了善的一面，也免不了恶的一面。

过了一个星期，局里开了一个班子会。吴局说：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办公楼。这是大家的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在这里，我想讲一件事，就是特别感动我的一件事。我们局里的一位退休老同志，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基建。他为了不浪费一颗钢钉。有时间就到工地上转。最后捡了多少斤钉子呢？大家猜猜。郭局说一百公斤。吴局笑了，说：两百八十公斤。有人说：这么多啊。吴局回过头，对我说：苏局长，建房子你辛苦了，但浪费问题还是存在的。这点我们要吸取教训。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不能大手大脚。当然，说到大手大脚，我也要为苏局长说一句。有人说他吃了多少饭喝了多少酒洗了多少脚，这句话只能在这里说。在外面不准乱说了。这都是为了工作。我们要形成一种好的风尚，有意见当面提，不能会上不说，会后乱说。是不是？

我听着听着，气就闷在心里，慢慢聚在一起，非说不可了，我说：我说几句好不好？吴局说：苏局长，心境要宽一点，不要有人说几句就有情绪。

我说：心境宽要宽在地方，是与非不能弄错。当初你们谁也不愿意接手，我来接手。辛苦没人说，钉子的事倒说出来了。我是做什么的？是管钉子的吗？一个人那么多事，忙得不可开交。如果要我管钉子，我原来就去拾钉子好了。再说，是吃了点饭，喝了点酒，洗了点脚，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你们什么时候见我无事去吃过饭喝过酒洗过脚？不要狡兔死良弓藏。

郭局说：苏局，吴局也是就事论事，何必提到这么样的高度？有问题一把手指出来，也是应该的，人不能没有错误，有了错误就改。有时吴局长批评我比这厉害多了？

我说：错误与鸡蛋里找骨头是两回事。

吴局说：好，苏新同志，我不能说你了，你是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特殊人，好，当我没说。你做了成绩，组织会肯定，但有些事提醒一下，我觉得没有什么错。

会议开得不成功。吴局草草布置一下工作，就散会了。

历史上，没有生来就是坏人的，也没有生来就是好人的。上帝撒几颗糖果，人们就一窝风到地上去抢。大打出手的就抢到了。温文尔雅的就添添自己的嘴巴，剩下的就是负伤的同志了。

我决定，以后要么不抢，一抢就大打出手。看谁的血多，流得最久。

但我没有那个机会了。吴局会后就带了郭局来到组织部。据后来一位同情我的干部叙述，对话是这样的。

吴：部长，我们想推荐一下苏新这个人。

部长：好。

吴：这个人能力强水平高，是公认的。也非常正直，曾经在扳倒陶迈一案中，他是一个秉持正义的好同志。他留下的原始发票起了重

要的作用。后来，在教育局的这栋大楼建设中，也是竭尽全力。尽管在局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他是有功劳的。所以，我向组织隆重推荐他，年终有位置的话，一定要替他考虑。我们不推荐是我们的失职。

郭：对，我觉得苏新更适宜当一把手。做事刚毅果断，不管同志们有多大的意见，他看准的事就敢于办。

部长：好。

清醒再清醒点（11）

吴：确实是人才难得啊。每次开班子会，他都能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

这个推荐，如果你当部长，你听了会有何感想?

感想是有的。不过，你会在心里冷笑一声。这个人是不是太狂妄了一点?

不到几天，我接到通知，请我到省委党校培训半年。忙了一年，又轮到我休息了。我是应该休息了，应该。

离学习结束还有一个月，单位通知我回去有事。第二天到办公室去，见到吴局，他仔细端详我，说老弟瘦了，瘦了。大家说我确实瘦了些。吴局说：晚餐唐主任你安排一下，好好和苏局喝几杯。党校我不是没进过。伙食比不上家里。

作为有战略家思维的苏新，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宴是要赴的，酒也是要喝的，真真假假的话也是要说的，好像过去现在将来都和吴局没有任何意见。从来就是同志加兄弟。不过，我从他一反常态的热情中，马上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吴要离开教育局了。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的，而当时大家却一无所知。

因为，在酒桌上，吴局动情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上党校，我在家里忙在不可交差，真希望你快点回来。

我相信他说的是内心话。一个将离任的领导，他对单位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觉得不重要了。他回顾共事的岁月，还是对人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比如谁谁谁能力强，谁谁谁一般般。

当天晚上，吴局打我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

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把窗帘也拉上了，从抽屉里拿出两条烟来，说：老弟，你拿去抽。

然后，又撕开一包烟，给了我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

我惊讶地问：你也抽烟了?

他苦笑了一下，说：你去学习之后，各项工作都推不太动。我只好自己亲自抓。晚上常常在办公室加班。有时烦了，试着抽一支。

这气氛很好，吴局又回到了以前，我也动了感情，说：你还是别抽，我是深受其害。

他笑笑，摇了摇头，说：老弟，我找你不为别的，我想向你作个检讨。

我吃了一惊，说：局长，你－－

他打断我，说：现在你不要叫我局长，叫我老兄，只有这样叫，我才心里好过些。

我更加吃了一惊，有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翻腾。莫非他出了什么问题？是组织已经察觉到了，还是自己深感不安，六神无主？联想起组织部派员来开民主生活会，我的心一下就紧了。这个时候，我的对他的恩恩怨怨也一笔勾销。曾经，他毕竟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支持，他是我的长兄，我的恩人。我动情地说：雄哥，既然你把我当老弟看，你有什么就说吧，就是我曾经做错了什么，你现在给我一记耳光也行。

他望着天花板，仰天长叹了一声，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是我错了。

你错了？我一下没反应不过来。

清醒再清醒点（12）

他说：对。自从到教育局认识你以后，我在心里就欣赏你。你有才，也有能，但陶迈这个人心境狭隘，你委屈了。后来，我们一起共事，你为局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非原则性的意见。你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你的缺点是心气太高，我的缺点是耳根有点软。其实，同事之间不产生意见是不可能的，但意见的扩大却是挑拨出来的。为什么有人要挑拨？有句成语是鹤蚌相争渔人得利。你缺乏的是理解和沟理，我缺乏的是没有知人之明。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明白了，一，吴雄确实要走了，二，他说的确实是真话。我说：雄哥，历尽劫难兄弟在，难逢一笑泯恩怨。何况我们没有原则分歧。是真正的兄弟呢。你有什么去向，无论怎么样，组织考察时，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他说：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相信你，才敢对你说。我想你也不会对任何人说。包括你们小霞。这次，我会下县。

我说：当书记?

他说：不会一步到位。

我清楚了，说：这么好的事，我当然高兴。在这里先表示祝贺。

他说：但我有一件事对不起你。

我摇摇头，说：做长兄的对做老弟的，打骂都是对的。何况你指出的缺点，我确实要改。

他说：不是。情况是这样的，我下县是乔市长推荐的，当时，我就推荐了你来接手。乔市长摇了摇头。

我的心一下凉了。全身发凉，凉到南极。

吴局说：乔市长也是没办法。因为省里刚刚发了一个调查摸底表，要求选拨40岁以下的女干部作为后备干部培养。也就是说，先放到正处这个位子上，如果锻炼得好，今后就作副厅级女领导候选人。而选来选去。符合条件的不很多。郭萍入了围。

换到以前，我会跳起来骂娘。现在，我只平淡地一笑，说：我会积极支持她的工作，不会说假话，说假话雷打火烧。

吴局认真地看着我，久久不言。一会儿，他又掏出一支烟来给我，自己也点上一支，说：我相信你。有一个直觉，我觉得你成熟了。

我说：是的。开始进党校，我还有点思想包袱。但进去一学，我觉得自己是半桶水，常言道：越谦虚的人越敬畏，为什么敬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足。

吴局说：看着你进步，我心里高兴。时代在变，一切都向好的方面发展，你有才干，你会有舞台的。我永远相信这点。

我知道他说的时代在变是指的雁南政治在一天天民主化，暗示着他的出任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从这点上，我不得不承认，因为吴局虽说出身书香门第，但父母也仅仅是两个教书先生。在雁南的打拼全靠他一个人。

我说：我相信。不是一般的相信。是坚信。

他说：我本来是想和你好好去喝一顿酒的，但是现在不能，怕人家说我搞小活动。

我说：你放心。明天一早我就回党校。

他说：那你早点休息。

在临出门时，我们的手握得格外有手。好久没有这么握手过了。他说：兄弟永远是兄弟。

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他说：不送你了。

出了局机关，我想起和陶局也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也说过：路遥祝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我相信，这次我说的是真话。

不久，吴雄到了雁南下面一个叫有乡县当县委副书记，实际上是作县长人选安排的。而是年三月，郭萍任雁南市教育局局长。

雁南教育局进入了“郭时代”，而月底，我为期半年的学习生活也划上了一个句号了。现在的班子如下：郭局，苏局，曹局，加上老唐升任副局。笔杆子小李升任办公室主任。

郭萍的升任呢，私下里非议的比较多。不非议的只说她运气真的好。如果这个评价有点迷信色彩的话，你还真要相信。有些人天生就有好运气，全国这么多人，有几个能中一千万？我保证那几个人自己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但一千万就偏偏砸到了他脑袋上，你在一边捶胸顿足也没用。